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20
12 March 197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八二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萨拉萨尔·纳瓦雷特先生	(哥斯达黎加)
<u>出席</u>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625)

主席：按照第一八一三次会议所采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按照第一八一五次，第一八一六次和第一八一七次会议所采的决定，如安理会同意，我请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罗马尼亚各位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题为“塞浦路斯的局势”的这一项目。各理事国面前有一项由 S/11657 号文件散发的决议草案，这件草案，各位都知道是经过长期的协商才拟订出来的。现在，我以主席的资格，向安理会提出经过我们长期努力的这件决议草案。安理会各位理事国在协商时同意，通过这件决议案后再作说明。因此，现在我向安理会提议不举行投票通过这件决议草案。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这件决议草案未经投票获得通过。

就这样决定。

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资格，说明如下：

安理会理事国要求秘书长于认为适当时提出报告，同时要顾到有关当事方面对他认为可以促成早日顺利结束谈判以实现这个决议的规定的任何新增因素所表示的意见。

我相信，我也可以代表安理会讲话，指示一点：如果当事方面的谈判能够经常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那是最合实际的安排。我了解秘书长的意思是要就谈判的各种方式与当事各方进行协商。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刚刚完成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的塞浦路斯局势的审议工作。今天，由于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说明我们的投票理由，同时也可以说我们要归纳一下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项目的经过。

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各有关当事方面，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都积极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秘书长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发言人，在他们的声明中，都强调塞浦路斯危机的严重性，其起因是外国军事干涉，外国公然干预塞浦路斯内政，不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对塞浦路斯问题作出的决定，和土族社区的片面行动。

正如所有发言人注意到的一样，塞浦路斯和它周围的情势依然非常紧张，充满一触即发的危险，因此构成东地中海和平安全的直接威胁。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对此问题所作明白清楚的决定相反，外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军事干涉仍在继续进行。塞浦路斯是联合国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会员国，积极参加不结盟的运动。可是外国军队却继续留驻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上，蔑视它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违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宗旨和原则。外国势力公然干预塞浦路斯的内政仍在继续发生，而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都不能直接参加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

同时，差不多所有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和其他发言人都注意到，土族领导阶层在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单独国家的片面行动已经使塞浦路斯和它周围的局势更加危险。

不难了解的是：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巩固因外国干预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而造成的事态。

差不多所有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和参加安理会讨论这个项目的其他的人都注意到，土族领导阶层的行动，危害了两族按照大会第 3212(XXIX)号决议所定条件，在不受外国干预和指使的条件下进行的谈判。大多数发言人都认为那种行动不仅违反这一决议，而且违反安理会本身对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大家都知道，联合国这些决议都表示支助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强调需要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它们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让塞浦路斯人民有机会自己来解决共和国内政结构的问题。

在讨论期间，安理会各理事国和其他各国代表都再次肯定它们承认塞浦路斯的唯一政府：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政府。正如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他的声明中正确地注意到，安理会各理事国有一项共同意见：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政府是塞浦路斯共和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即使塞浦路斯政府并不为有些人所悦，但是如果安理会不承认它是塞浦路斯合法的政府的话，那末安全理事会就不能认真讨论，有关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也不能采取决定。

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和其他发言人，尤其是有关当事各方——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都坚决表示，必须保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绝不容许旨在分割塞浦路斯或要它与任何其他国家合并的任何行动。

安全理事会目前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再次表明而且再次肯定，有根据尽早有效执行联合国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来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迫切需要。这次的讨论

也表明，必须通过联合国由它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居间，来参加有关塞浦路斯的谈判。这种谈判，正如安理会各理事国声明中所指出一样，必须在不受外国压力和指使的气氛下进行。

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都明白地谴责了片面和单独行动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使谈判陷入僵局，受到损害。正如安理会有些理事国，尤其是不结盟的国家喀麦隆、圭亚那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这儿正确地指出，要根据联合国宪章崇高的原则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主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尽早撤出塞浦路斯的领土，终止外国干预塞浦路斯人民的内政。

我们不能不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全世界都在仰首企望

“……对于这个问题，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肩负它的责任。事实上，塞浦路斯问题对本组织的效用和信誉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考验。”（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一页）。

苏联代表团依然坚信，唯有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塞浦路斯的危机的真正持久的解决办法才有可能得到。

至于安理会通过的这件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下列声明。

我们毫无疑问的赞成由塞浦路斯代表团草拟散发的那件决议草案。如果安理会通过那件草案，它可以作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安理会和大会对塞浦路斯作出的各项决议，迅速公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有用基础。

安理会中不结盟国家的理事国集团草拟的初步决议草案虽然力量薄弱，但是它保留了一个健全的基础，容许安全理事会根据它众所周知的决议，直接参加公平解决塞浦路斯的危机。

苏联代表团以及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其他代表团原来都很自然地期望——不是没有理由的——那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会更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争取主动，真正可以解决塞浦路斯的危急的局势，而且可以使这个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塞浦路斯

共和国不再继续受外国军事干涉和悍然对它内政的外来干预。

我们很感兴趣的听取了安理会不结盟国家理事国代表叙理细密、内容充实的声明。这些声明强调了不结盟国家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继续受到的外来干预以及用来对付这个毫无抵抗力的塞浦路斯的强迫力量，表示深深的关切。每一个人都有权期望安全理事会可以从联合国的浩大力量，也就是以塞浦路斯共和国积极参加的不结盟运动为其代表的浩大力量，得到一些为解决塞浦路斯的危机而提出来的具体的意见和步骤。可是，很可惜的，这些期望都没有成为事实。不结盟国家的草案甚至没有正式提出来——这是我们不得不感遗憾的事。

因此，这个主动机会被西方国家抓去了。这个主要是它们起草的决议草案显然力量比不结盟国家的草案还要薄弱，尤其是关于塞浦路斯谈判的问题。

我们通过的这个决议当然对积极因素给予适当的注意，例如它再次肯定地承认塞浦路斯政府是塞浦路斯共和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规定不许采取任何损害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行动；不许可分割该岛或将该岛与任何其他国家合并的任何企图。这个决议也载有一项实际的谴责——纵然只是用表示遗憾的方式——谴责塞浦路斯土族的领导阶层宣布在土耳其部队占领该岛的一部分成立一个单独的国家结构。此外还有一项规定说，分治分子的行动决不可影响塞浦路斯任何最后的政治解决，并要求紧急和有效执行经安全理事会赞同的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规定。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这些重要原则的规定，这是符合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所采立场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决议有一些很严重的缺点，大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这主要是指恢复塞浦路斯谈判问题的规定。正如我已经指出一样，我国代表团仍然深信，唯有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个广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由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和一个不结盟国家集团参加塞浦路斯问题才能够解决，而且一定要这样去求解决。只有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个象这样的国际会议，才能确保客观、有效和公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保全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苏联的这个

公平的提议竟遭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和中国的顽强反对，使我们感到遗憾。

从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来看，有一点现在已很明显，就是安理会各理事国都了解，必须为恢复和继续塞浦路斯的谈判寻找一个新的程序。安理会绝大多数的理事国都直接赞成联合国秘书长认为必须为谈判寻找新的程序的意见和提议。我们已经说过，如果根据过去的关系，那就是说两族的代表是一与一的关系，谈判是不能继续的，更不能得到任何积极性的结果。

即使希腊代表和土耳其代表参加当事双方，程序的性质和谈判的实体也不会有所改变。一切都会维持原状，谈判会再度失败。

这个决议规定秘书长参加谈判，但是说得不够清楚。我们认为这是这个决议的最严重的弱点。不过，按照通过的方式，秘书长承受安全理事会的命令，指导这些谈判。因此，尽管这个方式措辞笼统而且有其弱点，秘书长总是已承受了安全理事会的权利，将在恢复塞浦路斯谈判时担任重大的任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在总结安理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正确指出，安理会各位理事国所得协议是：安理会不仅应该帮助恢复并为展开谈判创造有利气氛，而且，我在这儿引证主席的声明如下：

“……负有监督谈判进展的责任，并尽可能保证当事各方寻求新的途径，获得和平解决。”（第一八一九次会议，第 页）。

秘书长的参加谈判，以及他按照决议规定必须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谈判的进度报告，都使安理会得有机会了解谈判情况，适时采取任何步骤。

这儿，大家应该注意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从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原草案中删去了一项由安理会理事国组成一个小组参加塞浦路斯谈判的规定。这一点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这是进一步非常生动地证明了某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圈子继续企图不让联合国和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参加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且，虽则安全理事会事实上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已有许多年了，也在所不顾。

这个问题一向列在安理事的议程上。

我们所得的印象是：这些圈子唯恐联合国牵涉在塞浦路斯问题里面，所以它们甚至不能接受一项缓和的提议：安全理事会应该提供一个直接的论坛，或者规定应该由联合国秘书长亲自来主持塞浦路斯的谈判。

这一切充分再次肯定苏联在开始的时候对塞浦路斯局势——塞浦路斯及其周围的局势——提出来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人仍然希望不在联合国范围之内，也不要安全理事会参加，而是要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狭隘的圈子里，关着门，在联合国的背面，不顾塞浦路斯共和国和人民的利益，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总之，苏联代表团因此认为它应当再次指出，并强调苏联仍然认为它必须宣布它的坚强信念，就是唯有在联合国范围内——不在北大西洋组织狭隘的圈子内，提供一个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一个真正、公平和持久办法才能够找到，而且一定要那样才行。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在三月四日对理事会讲话时曾经说过这次辩论已经是一次长期辩论。今天是三月十二日了。我认为如果现在我把我们的讨论称为旷日持久的讨论决不会有任何人说我太过份。但是，可能和有几个代表团所见不同，我并不认为过去三个星期是白费的。这三个星期都是用于当事国同秘书长之间及理事会理事国同秘书长之间的彻底而有时使人感到疲劳的协商，以讨论实际上有多少共同点可作为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的根据。照我的看法，现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所负的主要责任仍旧还是同它在这次辩论开始时所负的责任一样：即竭力保证在最良好情况下恢复两族的谈判，我确信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所反映的就是这一点。

可惜，本理事会的理事国都知道得很清楚，大家竟然不可能同意一个可博得所有各方完全赞成的草案。但是，三个星期的辩论和许多方面的不停努力确实显示，我们已经在理事会中如何设法要做到公正无私，并要设法产生一个不损害任何一方基本利益的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个决议，因为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到了这个首要目的，即使当事各方面对于这决议的某几个部分，仍有争论。而且，我们支持这个决议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可且也不应该把这种争点视为会危害到最直接有关当事者的重大利益。

关于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6段，我们知道这是各方争论的重大要点，我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已经作出了一切努力，我们还是无法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不过，最后案文确是符合了新谈判体制的主要条件，即让秘书长直接参加，同时，照我们的看法，这个案文也未减损只有这两族的代表才能履行的主要任务。因为能够及必须为塞浦路斯宪政问题议定解决办法的，毕竟是这些代表，而且只有这些代表。

主席先生，从你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关于这次谈判的地点，理事会似乎认为

最切实的办法是通常应在联合国总部举行谈判，所以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事实，是对的。但是，我们也须承认，此外也有其他事项须在举行这种谈判时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相信理应由秘书长同各当事国协商地点和其他形式问题，而据我们所知，他已经答应这样办。

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国都曾对这个决议的成功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三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都在这里一起采取积极行动。我们曾借此设法反映了九个欧洲共同体国家的政府首脑的不断关怀，近在昨天还曾在都柏林有所表示。但是，我认为也许还需要对有几位表示特别赞扬。第一，我要说，据我国代表团所见，理事会中的不结盟理事国都曾经在促成通过草案的合作努力中发生过重大作用，我们对此是很感激的。我也认为我们在理事会的一九七五年起先那几次会议上的联合活动，已经开创了一个可喜的先例。

第二，我要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用我们所熟习的不懈方式，竭尽力量和技巧，设法减少了当事各方之间的歧见。即使他未能把双方的差距完全消除，我仍旧相信他已成功地把它缩短到一点，使我们能看出什么对双方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结果是他使那些最后起草决议的人有把握相信最后案文已恰切顾到了双方的意见。

末了，主席先生，我要向你讲几句话。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贡献其外交部长的才能来主持我们的商讨，确是不寻常的事。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深信，法西奥先生能够前来纽约，已对我们的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执行主席职务带来了富有理想的新办法，也带来了专心职责的精神，对完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决议的努力大有帮助。

我要向争端的双方讲我的最后一句话。过去的几天对于理事会理事国以及各当事国都是一个考验。有时，看来很可能似乎随着塞浦路斯问题一天比一天更吃紧的时候，我们却在纽约浪费时间，辩论语文上的较小细节。如果确有这种情形，我认为我们大家似乎都须分负这个责任，因为如果关切世界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竟然会为了争执语意而无法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全世界会轻易原谅的。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呼吁各当事国不要只顾到这个决议的文字，而相反的应该考虑到决议背后的实际。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辞典放开。也许在上一个星期中把辞典用得太多了，并不是用得太少。那些最直接有关者的责任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同声表示一样的意见的话，我认为它今天是在要求那些谈判的人去认真而急速地进行谈判。这就是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的涵义，我赞扬这个决议也是基于这个意思。

斋藤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对阁下担任本月份理事会主席，表示至为满意。哥斯达黎加政府决定在哥斯达黎加任期的第一个星期内由其外交部长来担任主席，这是理事会的荣幸。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主席先生自己致贺，因为阁下继贵国外交部长之后担任了杰出的任务，帮助起草现由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我也向秘书长表示钦佩，他费了好多力量使有关各方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

我要趁此机会感谢中国的黄华大使在二月份中这样能干地主持我们的议事。

日本代表团对于这个决议以共同意见的方式通过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个决议是用均衡的方法审慎起草的，以便尽可能多采纳有关各方的意见，也因为理事会的各理事国都作出了彻底的努力，以求打破当前塞浦路斯危机所造成的复杂局面。不过，我们的满意也带着一些犹豫，因为有几个直接有关方面并不觉得完全满意。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真诚地盼望所有关系方面都将合作，并盼望我们今天的决定将促使两族的代表在秘书长适当主持和指导之下恢复谈判。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这种增加的职权，以及整个的决议都将有助于开创新气氛；如果要克服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顽强障碍，这种气氛当然是必要的。

不管是什么结果，日本代表团还是认为其余各理事国都应该感谢这个决议草案的全体起草人，尤其是那些担任积极起草工作的主稿者，因为他们都曾不断努力去拟成一个最后被理事会接受的新办法。

各位理事当还记得，我曾经在二月二十五日对理事会发言时说过：

“…可能值得研究在塞浦路斯以外的地点在不同的气氛下恢复谈判的程序…”（第1816次会议第11页）。

当然应该承认，造成塞浦路斯现状的不幸事件是在去年七月间发生的，而两个社区间举行最后一次谈判的会议已将近一个月了。因为理事会有关这问题新阶段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认为作出决定的时限是越来越短了。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理事会主席及理事会的其余各理事都已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尽其所能在理事会中作出有实效的商议，帮助松弛塞浦路斯岛的紧张局势。

我国代表团作为一个酷爱和平的国家及理事会忠实理事国的代表，切盼今日通过的决议将使我们回到确认塞浦路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道路上，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记得必须以必要的时间去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各基本方面作出更充分的审议。当然，理事会仍将按照这个决议的规定积极处理塞浦路斯问题。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经过了三星期生动而有益的辩论和三天的长期透彻谈判之后，已产生了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在这个期间内，理事会的各种活动都受到二月份主席黄华大使的领导，并于本月份内，受到贵国外交部长和阁下本人的领导。我国代表团要对黄华大使领导理事会的才干，以及贵国外交部长和阁下本人的坚忍努力、切实有效履行主席职责，表示钦佩。

大家都知道，理事会召开会议是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指控土族塞人领袖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发表片面宣言成立一个土族联合邦。理事会于审议关于塞浦路斯的这个特殊控诉时，不能不审查其第365（1974）号决议的执行进度；理事会根据这个决议赞成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

理事会的正式和非正式讨论都证实了一个事实：不结盟国家所提的涉及好多次持久艰难谈判的第3212（XXIX）号决议，仍旧还是积极努力寻求塞浦路斯复

杂难题解决办法的有效基础。这种审查工作也证实了一刚才通过的决议也承认这一点—这些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并未获有进展。外国军队和外军驻留和人员都未撤离该共和国。外国对共和国内政的干涉亦仍继续。难民还是没有更接近安返其家乡的日子。两族之间为达成互可接受的解决政治办法而进行的谈判已经破裂。

本理事会刚才通过决议的主要规定是双方面的。第一，必须即速切实执行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365 (1974) 号决议。第二，需有新努力和新措施，在不不但与本理事会，且也与大会自由表达的应在平等立场上谈判的意志相合的气氛中，恢复谈判。

为达到这些目标起见，我国代表团本来希望本理事会议定的各项措施会使刚才通过的决议措辞能比较不那么含糊，规定也能比较明确。

我们曾于二月二十四日的辩论发言，表明我们不反对为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规定预料可以执行的时间规定一个合理的限度。我国代表团现在仍旧保持这个见解。但是鉴于本理事会目前面对的情形，我国代表团希望在这一方面负有特别责任的那些当事者会开始采取行动，使本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确信它们会继续以认真和紧急的感觉去执行各有关决议。我们已在先前的讲话中表明，我们准备援用第 3212 (XXIX)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该段预料到可能需要联合国更积极地直接参加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据我国代表团所见，对于利用该段给予本理事会的采取积极行动的机会竟无法达成协议，确是很可惜的事。

理事会已承认，现在需要根据新的协议的程序去从事新的努力，以协助恢复两族间的谈判，并为这个目的，以重大新使命给予秘书长去帮助促进这个过程。为保证维持必要的紧急程度起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他认为适当时，无论如何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前，就其执行这项新使命的情形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同时继续积极处理这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也觉得对秘书长的任务应加以更明确的规定。

我们尽管有保留意见，还是支持了这个决议。因为我们确信秘书长会坚决地为和平目的而努力，我们相信他将不遗余力使他的新任务底于成功。此外，我国代表团确信并希望有关各方不会在秘书长执行其新任务时给他阻碍，并希望他们都会灵活而积极地与他合作。

我国代表团同安全理事会的其余各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各理事国合作，曾设法对我们商议和协商的结果作出积极贡献。我无意在这里多说不结盟国家对我们通过的决议所起的作用。审议这种作用不属于本理事会的事权范围。它是一件应由我们不结盟国家来讨论和决定的事情。我们将不背弃我们所抉择的原则。我们将继续依照这些原则并凭我们本身自主的判断而采取行动。

我替圭亚那说话，如果不把我国政府的失望表达出来，就是不够坦率。我们感觉失望的一点，是在我们为塞浦路斯人民寻求出路的集体努力中，竟未能找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更有效措施。如果我不表明我国代表团对于与塞浦路斯人民利益无关的外国势力干涉了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感觉到关切，那也是说话不够坦率。

塞浦路斯的命运及本理事会对塞浦路斯长期痛苦作出反应方式，是所有各不结盟国家深感关切的事，圭亚那也不能漠不关心。

我们期待于秘书长认为相宜时，随时收到他关于其执行新使命所获进展的报告。但是如果由于我们今天所作的决定须于今后采取其他特别措施，包括我从前举出过的措施在内，我国代表团希望本理事会将毫不迟疑地负起其责任，并采取届时需要的适当步骤。

布·布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为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您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阁下对联合国问题的丰富经验。贵国外交部长和阁下执行职务之切实有效及公正无私，都是可以使本月份工作顺利进展的宝贵资产。你可以确信我国代表团将和您完全合作，使阁下的重大使命圆满完成。

现在我也应该向中国的黄华大使致贺，上月份他以极高明的手腕主持了安

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赞成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载于文件S/11657的决议草案，愿再次表示它如何重视恢复塞浦路斯的和平，使全体塞浦路斯人民都能致力于他们本国的复兴发展工作。

显然，唯有该岛的希土两族立即同意恢复谈判，解决他们本国面对的宪法难题，才能取得上面所说这种结果。理事会的责任是用各种方法鼓励在有关各方的自由、平等、互相尊重的气氛下，恢复及继续这种谈判。恢复谈判如有任何延误，只会发生有害的影响，因为正如秘书长于上一个二月二十一日向本理事会所说，最近岛上所发生的演变已经造成了一个新的紧张局势，因为现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极容易被新暴行占据。（第1814次会议，第3至第5页）

我国代表团和赞成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意见的其他各不结盟国家代表团都是基于这种建设性意旨，才在我们头几天的协商时，起草了一件工作文件，充分体会到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和忧虑。问题是要使本理事会与博得所有各国信任的本组织最高官员共同谋求有效方法执行联合国两个主要机构所通过的决议。

对于这项工作，我国代表团的態度一向是出于喀麦隆外交政策的永久根据，就是客观和自主的原则，及自由评估国际局势，也是出于我们同塞浦路斯共和国人民经常团结一致的精神，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都是外国策动的政变及外国军事侵略的接二连二的无辜受害者。

不结盟国家的主动所引起的犹豫态度，以及理事会理事国三星期来所进行的长期艰难的协商，都不应该惹起激烈争论，或在不结盟国家的行动的错误判断，而相反的应该增强我们的信心，认定除非所有有关各方都付出代价彼此作重大让步，并表现忍耐及极端容忍，否则塞浦路斯问题还是无法得到最后及和平解决的。

在这件复杂的事情中要使每一个人都完全满意是很困难的。有关各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往往彼此抵触然而都是合法的权益理应受到同等的考虑，而且各小国所特别重视的本组织宪章的基本原则也牵涉在内。

因此，我国代表团现在说明我们的见解如下，是想到了这些困难的，因为在

这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已经完全体会到其中的程度。我们的见解就是认为刚才通过的已经顾到了不结盟国家所坚持的某几项主张的决议草案，构成一个合理而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有关各方如能忠实遵照这个办法，就可以使两族间的会谈得到新的动力。我们都恳切希望立即恢复这些会谈，并尽可能早日使它顺利结束。

我国代表团觉得非常高兴，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中要求所有各国都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最要紧的是应该保护塞浦路斯居民不受外来的军事干涉和既成事实的干扰，以期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这问题的决议。

只要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承认了秘书长斡旋这件事的职权和专诚，本理事会就应当请我们本组织的最高官员继续其和平工作，由他本人与当事各方随时洽商；以利恢复、加强及推进谈判。我们认为引起长期辩论的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的最后措辞是可以接受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段是在使秘书长成为两族间谈判的积极居间人；因为他本人既与当事各方有联系，就可以尽早请各该当事者在他本人的主持之下并于遇有必要时在他的指导之下，恢复谈判。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虽然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可以创造恢复谈判的有利条件，毕竟还是要靠希族和土族两个塞人社区担任最后解决他们的问题的重大工作。不管多么完善，理事会的任一决议都是决不能够真正代替有关各方的诚意和让步精神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谈判成功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这也是我国代表团何以再次向希族和土族塞人作出友好呼吁，请他们不要在此阶段再去加深过去的那种猜疑和反复责备，而是应该本乎建设精神，在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及不结盟具有信心的气氛下，从事谈判。

勒孔特先生（法国）：我国代表团曾经积极参加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深知这个决议的优点，同时也知道长期妨碍这个决议最后起草工作的各种阻难。我们必须顾到引起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情况，同时也必须避免采

取任何主动致使无论那一方面立即断然拒绝其认为妨害到本身重大利益的办法。为了尽可能满足这两个条件起见，一方面须由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组成的一个代表许多意见的较大团体去草拟这个决议草案，另一方面也须与有关各方长期保持联系。我认为这两个条件已经做到了。我们在三个星期多的期间内所作努力的结果当然还是无法完全满足任一有关方面的期望。对于这一点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尽管这样，理事会理事国的共同意见仍显示那些成果确实提供了一个确实可行的合理的基础去恢复谈判，找到互可接受的政治和宪政的解决办法，而且对两族可以自由平等地去求得这种解决办法，也提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保证主要是包含在托付给秘书长的新任务中。我们都知道秘书长享有有关各方的充分信心，因此他必能运用安全理事会给他的职权。我们希望各该当事者都会同他合作，并会明了理事会核定的各项办法决不会损害他们的重大权益。

一如理事会所知道的，意大利、联合王国和法国都曾经在过去三星期中坚决地尽了它们的责任。这三个代表团曾经同五个其他代表团一起设法决定一种涉及某几个最重大要点的措辞。我们对于我们所得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尽管这三个代表团和那五个代表团来自不同的区域，我们这八个代表团却能提出各种办法。我们希望这些办法都将有助于一个受威胁的岛屿，也有助于因为属于一个小国而理应受到联合国更多照顾的人民。

我要向对我们这八个代表团起草的案文提出有益增订的其他各代表团表示敬意。我也要强调，我所提到的三个代表团都是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配合工作的。昨天和前天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曾于会议期间全体一致表示希望我们安全理事会的努力会获得成功。这又是一个迹象显示这九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都非常注意塞浦路斯的局势，并显示它们的希望是：“不久可以看到在联合国所作讨论的范围内恢复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

我要再次表示我们的遗憾：秘书长的许多职责使他今天无法同我们在一起。他一直密切注意我们理事会的工作。并曾于最近的几天中担任了最有益的工作。现在他必须同有关各方一起决定必要的办法。

以便立即照对每一与会者都方便的条件，恢复谈判。

法国代表团注意到主席先生阁下代表整个理事会所说的话，认为为了实际上的理由，通常应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谈判。这一点当然足以保证秘书长本人会参加所要做的新工作。

我附带说明，秘书长本人对于塞浦路斯问题有丰富的知识，足以使他能够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会使他能够尊重各谈判者——即两族代表的一合法利益。我急切呼吁这两族对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特别规定的秘书长工作，尽量多给予方便。

这个决议向这些谈判者特别指明了应在何种范围之内和气氛之中恢复由秘书长参加的谈判。当事各方所举出的“彻底谈判的加强和进展”、“互相了解精神”及“高度优先次序”等辞句将我们所认为是今后谈判的实际情况全部都包括在内，为秘书长于我们工作开始对理事会讲话时所呼吁的新办法构成一个心理基础。

主席先生，今晚我们正在结束阁下的前任黄华大使干练而专诚地为我们切实规划的艰难工作。黄大使耐心地让我们已处理了三星期多的问题循其正常的途径演进，就是表现了高度的智慧。而贵国外交部长及主席本人都要求我们略为加速进行工作，也是同样的有卓见。法国代表团要阁下向法西奥部长转达法国代表团的谢忱，并表示感激他对本理事会主席职务所作出的贡献。我们盼望主席于这样能干地引导我们结束这一连串会议之后，可略为减轻一点负担，并将于本月份的剩余期间内给我们较少的工作。

黄华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在二月二十七日的安理会上已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鉴于 S/11657 号决议草案基本符合二十九届联大通过的 3212 (XXIX) 号决议和中国代表团的一贯立场，因此，我们支持这个决议草案。

我们也注意到，一个超级大国为了自己的扩张主义目的，不惜向许多第三世界成员国粗暴地施加压力，妄图阻挠恢复塞浦路斯两族谈判和进一步对塞浦路斯进行插手和干预的阴谋，愈来愈清楚地为大多数成员国所识破，而没有能够得逞。我们衷心地希望各有关方面，坚决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预，能够迅速恢复谈判。并且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平等协商，以求得塞浦路斯问题的合理解决。

最后，我愿对一些友好国家代表发言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表示的友好感情，表示衷心感谢。

普拉雅先生（意大利）：今天就要结束的这场辩论的确开得够长了。我们刚才所通过的决议，需要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不惜劳神费时，拿出外交技巧和耐心，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磋商以及与所有有关方面和秘书长的磋商，始能达成。当我向为取得这次成果而出过力的人表示敬意时，我原首先向主席表示敬意。黄华大使以众口交誉的才干和卓越的风度主持了我们辩论的开始部分。随后，主席先生，当安理会进行审议时又得以因利乘便受到你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法西奥阁下极为杰出的指导；我国代表团愿特别对他表示我们的感激与谢忱。而现在你个人的表现，主席先生，已对我们的努力——我可以这样说——作出了一次最重要的和具决定性的贡献。

如你所知道的，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与若干友好国家的代表团一道参与仔细推敲我们刚刚所通过的决议原文。如果让我表示我个人意见的话，我想说的就是，这是我个人在安理会的第一次经验，同时我愿表示，对于可能在我国代表团和安理会中其他不结盟国家的理事国代表团之间，连同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代表团，一道就寻求达成我们认为我们辩论的正面结论所开展的合作关系，我感到深为满意。

我国代表团在受我们要对维持该地区和平以及实现塞浦路斯人民主要利益作出贡献的愿望引导之下参与了反复推敲我们刚刚所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原文。我国代表团尽力之所能和完全以公正的态度，无时不注意到有关各方的观点和立场，以及宪章授与安理会的责任。

我自然了解，象我们所通过的这个妥协性的决议原文是会有些部分不能使所有有关方面都感到完全满意的，并且了解它们所以采取保留的原因。不过，我还是真诚地满怀信心认为，我们的努力并未白费，我们所通过的决议将会始终如一地使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来谋求解决塞浦路斯危机作出贡献。事实上我国代表团深信我们已经设法草拟了一份公正的和并不危害到有关方面任何基本立场或利益的文件。

按照我的看法，这个决议事实上指出了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某些基本要素。

首先就是重申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必须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其次是再度呼吁彻底实施安理会以往的决议，特别是受安理会第 365(1974)号决议支持的联大第 3212(XXIX)号决议。后者是一份概括性的文件，兼顾了这个情势的政治和人道方面的考虑。意大利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这次新的呼吁将从所有有关方面得到衷心的和满怀善意的响应。

最后，为了达成一个不受以往态度或决定影响的为两族彼此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安理会要求重新尝试通过两族代表间不拘形式的谈判来寻求解决塞浦路斯的一些基本问题。根据我们的看法，安理会提供了这个新机会，并且要求我们的秘书长从事一次新的斡旋任务。我们知道，我们由此给了瓦尔德海姆先生一个沉重的责任。意大利代表团确信他会尽他素为人知的能力和以众口交誉的奉献精神——他在我们辩论时的磋商过程中又再次显露了这种能力和精神——来实行他的这一新责任，所以，意大利代表团相信他的努力将会迅速产生积极的成效。至于会谈的形式，我国代表团愿正式表示，它同意你——主席先生——在这次开始时所作的声明。

意大利代表团一直坚信地相信，把和平与宁静带给塞浦路斯人民的唯一方法在于交涉的过程。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当昨天结束他们在都柏林的会议时又强调这一观点，并且回顾了二月十三日所公布的九国声明(S/11629)。不论与成败攸关的这些问题是多么的艰巨，但没有一个目标超出了交涉者准备以善意、相互了解和相互协调的精神来进行的旨在基于所涉居民的真正利益而达成解决这些问题的会谈的范围之外。对塞浦路斯两族而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注意力转向未来，并从过去得出结论，了解到没有人可以真正代替他们自己为国家的问题找到一个大家同意的解决办法。

里德贝克先生（瑞典）：首先我愿向这个月的理事会主席——向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和你，主席先生本人——表示诚挚的敬意。同时，我愿向二月份的主席黄华大使表示我由衷的谢忱。这两个月份的主席不得不肩负起一件极为艰巨和重要的任务，并且以一种对实现我们的任务作出重大贡献的方式完成了这件任务。

在我们辩论的这个阶段发言，我或许谈不出很多新东西。然而，我国代表团可以而且非常亟欲对其他代表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十分重要的要点格外加以强调。

象许多演讲者所说明的一样，方才安理会对塞浦路斯问题未经投票而采取的决定标志结束了一个冗长而吃力的、多边和双边交涉及非正式磋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确是不够快，可是，根据瑞典代表团的看法，理事会不能不照它所做的那样进行这件事。为了尽可能使理事会对各方面的立场有一个完全的和详细的印象，必须审慎地让它们的意见都能表达出来。根据大多数代表团的看法——当然象我在二月二十四日所声明的一样，也是瑞典代表团的看法，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安理会的一件主要任务就是尝试为导致恢复塞浦路斯各方之间的会谈提供一个新的程序。因此，寻求一个对塞浦路斯问题所涉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变成了理事会当然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理事会小心翼翼地审查了一大堆的解决办法，以期从中找出一个既可得到理事会各理事国赞助又可受有关各方支持的解决办法。

昨天事情的发展显示不可能找到一个有关各方准备给予支持的——至少在事先就支持——解决办法。于是显而易见地，理事会的责任就变成了作出一个既可令各理事国接受又最能促成恢复有关各方间会谈的决定。

因此刚刚所通过的决议就成了妥协的产物；其中有些东西，按照某些代表团的看法——比方我国代表团也持同样的看法——应该包括进去的却没有包括进去，

而其中另外有些东西，某些代表团希望删除的却又留在里面。不过，这个决议已经由安理会未加票决而通过了，所以，我国代表团希望有关各方会以起草这个决议时所本的建设性精神——即一种合作和了解的精神——来看待和实行这个决议。

在反复审议的全部过程中，大家普遍地同意新的谈判程序将授与秘书长个人较大的权责。不仅理事会对秘书长满怀信心，而且有关各方对他也信赖倍至。因此，我国代表团衷心地相信，他的新的斡旋任务将会提供一个为促进有关各方团结以及协助在它们恢复的会谈中取得进展所不可少的新程序。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国代表团愿就秘书长在以往数周中孜孜不倦地出力为塞浦路斯各方间的会谈寻求一个新地点，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双方立场距离的拉近一大部分得归功于他的努力。

经过长时期的审议和尽量考虑有关各方的意见之后，理事会履行了它的职责，并对塞浦路斯问题作出了新的决定。作为塞浦路斯人民的友人，瑞典以急切的心情呼吁有关各方现在就采行所通过的程序，以维护塞浦路斯的公正而稳定的和平以及和协的关系。

斯卡利先生(美国)：我国代表团跟大家一道支持第367(1975)号决议，因为我们从开始就坚定地相信安理会的基本目标应为促使塞浦路斯两族间的会谈得以恢复。国务卿基辛格与理事会的各理事国、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秘书长共同采取行动，专心致力为达成这一目标作出个人的贡献。

大约一个月以前，当我们开始进行审议时，在有关各方之间曾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从事这些紧张的磋商过程中，这个鸿沟的距离已被拉近了，但还没有被完全拉在一起。然而，当这一情势趋于明朗时，反映理事会中大多数理事国意见的八国代表团与秘书长密切合作，一道搞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妥协办法。八国代表团昨天草拟的这个有深度的、建设性的和有魄力的妥协办法为我们带来了积极的成效对于它们的这一成就，我们大家的心里都深为感激。

列席的各位代表们对大体上标志理事会在刚过去的数周中所作努力的严谨态度和责任感，是可以感到满意的。我认为，这一成果是耐心、理性和妥协压倒了敌视对抗的胜利。通常，当想拉近敌对的各方所执着的意见时，没有一方会对我们所获致的协议感到完全满意。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同时，也没有一方遭受了失败。

我们促请有关各方积极地和本着合作的精神响应秘书长根据今天的决议而必须采取的一些倡导性行动。

现在面临我们每位代表和我们所代表的各国政府的责任就是尽力协助把反映在我们所通过的决议中的进展加以具体化。我们应尽可能借促进恢复两族间的会谈——这些会谈寄望于和平解决使这一代塞浦路斯人民蒙受痛苦的冲突——来履行这一责任。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经过数周来的会议和耐心地寻求解决的办法，我们现在正就我们的工作达成协议。刚经理事会以共同意见方式通过的、载于文件S/11657中的决议，无疑地不仅对恢复谈判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将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治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当然乐于见到能够通过一个反映有关各方的心情与关切的决议，来把事情面面俱到地加以解决。但是我们发现，在塞浦路斯目前的情况之下，不论我们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我们实际上是无法获致这样解决办法的。安理会为寻求解决办法所花掉的时间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纵然有关各方的立场不同，但希望并未消失。

就是因为它们深信事情不无希望，所以理事会各会员国同意把主要目标在于使有关各方再度在会议桌上见面的另一使命授与联合国秘书长。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的这一使命，并且确信有关各方只有通过坦率和诚恳的对话，才能扫除目前横

梗在通向和平道路上的障碍。塞浦路斯问题继续成为我国政府的主要关切之一，因为任何爱好和平、爱好正义的国家，都不能不关切那个国家的现状。塞浦路斯人民所受的痛苦是够多的了，不容我们在那个部份的世界放松任何寻求和平的努力。

我也愿稍稍说一下存在在我国和其他两个有关国家，即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有益的合作。

关于土耳其，请让我回顾一下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对土耳其所作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许多合作的文件经双方签署。我不妨再提一下，土耳其和我们之间具有很多种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斯兰教关系，而伊斯兰教却构成我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于希腊，毛里塔尼亚于取得独立之后就立即主动推动一些有益的关系，我国政府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愿见到这种关系能再加强。

所以，没有什么比毛里塔尼亚的政府和人民对目前正在塞浦路斯及这个次区域展开的戏剧性变化感到关切这件事更为正常的了。

在我结束我的谈话之前，我愿就你的成果卓然可见的表现，向你——主席先生——表达你应得的敬意。虽然你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曾对或许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我们的辩论扼要地划出了轮廓，可是多亏你的外交家兼政治家的卓越品质，你本人成功地把理事会的工作带向胜利的结束。我愿请你，主席先生，接受我国代表团就你不仅为了安理会的利益而且也为了—般国际社会的利益所作的卓越表现对你表达的祝贺之意。

主席：我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奖勉我的话。

契尔努中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理会工作了许多个星期之后通过了一个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新决议。我国代表团象理事会其他理事国一样，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声明说明它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曾有过机会就这一问题表示它的看法。我们只不过想重申，主要由于外力干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政，才触发了这次的严重的危机，以及随后使这一危机得以继续发展下去。土族领导阶层片面地在土耳其军队所占据的领土之上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组织，促使这种情势进一步恶化。塞浦路斯岛内和四周的形势不但未有松弛的迹象，而且反映了对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一个有目共睹的威胁。

因此对于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们就这一情势所表示的关切，我们不能不感到同意。我国代表团坚定地相信，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必须经由立即实施以往安理会和联大对塞浦路斯所通过的决议的一切规定来达成，而且我们必须力促绝对地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决不容任何发展导致塞浦路斯的瓜分。我们认为，合法选出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应受到支持。

我国代表团继续支持安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停止一切外国势力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我们继续支持一切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立即从塞浦路斯境内撤走。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引起瓜分塞浦路斯的进一步行动仍然是面临着我们的紧急问题，鉴于舆论界高唱所谓“政治瓜分塞浦路斯”，这个问题就变得更是迫在眉睫；何况这种瓜分调子唱起来的时候，正值安理会各理事国不约而同地认为需要绝对地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绝对地尊重不容瓜分性，以及认为需要承认依法选出来的塞浦路斯政府。

当向安理会指出以上事实时，我国代表团愿再度强调，它认为任何足以导致瓜分塞浦路斯的行为，一概都在拒斥之列。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今天所通过的决议反映了我们稍早曾提过的那些规定的重要性。如众所周知，这些规定构成联大第3212(XXIX)号决议以及安理会有关决定的根本依据。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它们

反映了塞浦路斯政治解决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我们方才通过的这个决议展望立即而有效地执行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同意的联大第3212(XXIX)号决议。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如何及用甚么手段才可以把这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加以具体化。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变得极端重要。我国代表团曾发言支持采取新的途径，在广泛的国际论坛上对塞浦路斯问题加以审议，以谋解决，因为这将会尽快地为了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以及塞浦路斯土希两族的利益而加速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

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理事会的讨论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发言赞成有一个新的谈判程序，以便再次推动两族间的会谈，为这种会谈制造有利的条件和帮助取得积极的成效。

不结盟国家说出了它们的想法，认为它们应该加入这种谈判，即使仅采取由一小批理事会理事国参与的方式来举行亦无不可。

最后，当这一提议也得不到附议时，有人又想出了个主意，建议应由秘书长亲自来主持这种谈判。但所有这些建议都遇到某种势力的杯葛而没有得到公正的评议。这些建议的反对者说，他们拒斥任何把塞浦路斯问题加以“国际化”的作法。可是，毫无疑问的，这个问题的特征与本质早就带有国际性了；而且，同样是毫无疑问的，考虑这个问题早就不再是一件只有塞浦路斯两族——或土方与希方——才关心的事了。

必须指出的，我们得把这些看成只不过是某些势力所作的最新企图，想要掩饰它们视塞浦路斯人民利益为儿戏，拒绝让安理会过问这个问题，以及和以前一样，乞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狭隘的、专躲在门后搞鬼的小圈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不少谈到关于新谈判程序、新看法这些意见，但结果如何呢？照我们看来，象我们所起草的这份新决议，其执行部分的第六段既不

会为这些谈判带来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也不会为它们注入不可或缺的新因素。第六段象这样草拟，削弱了这个决议。同时，我们不难了解，虽然第六段表面上措词极为温和，可是还是反映了一般所承认的一个事实，即如果照以前的基础，现在就无法恢复这些谈判，也不能期望产生什么效果。第六段规定了秘书长斡旋的新使命以及由他亲自来主持这些谈判，虽然措词有欠明确。

我们了解，安理会交付给秘书长的是一个复杂的、不容推委的使命，我们愿再次向他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对他的信托、对他的支持。秘书长受安理会之命参与这些谈判，无疑地将使他能够密切注视谈判进展的情况，并把执行第365(1974)和我们方通过的这个决议的进度通知理事会。因此，理事会亏得秘书长参与谈判，就可以在这些谈判中担任一个重要的、积极的角色。理事会在必要时也可为了扫除对寻求公正而持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所构成的障碍而采取适当的措施。

虽然我们注意到在方才通过的决议中含有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条文，而且显露一些看来微弱但仍不无希望的机会，我国代表团还是愿意强调，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广泛国际论坛上，我们无疑可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到一个最快的、十分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站在塞浦路斯人民这边，愿见塞浦路斯问题在符合土希两族利益的前提下得到解决。我国代表团并且支持消除这个区域的紧张情势和加强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过举行了一次延长的、而其特色为一系列很费时间、有时也很费力的磋商的会议之后，安理会刚才因塞浦路斯政府向它提出的申诉通过了一个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

通过这个决议的过程并不简单。理事会各理事国差不多一个月来都在忙着研商审议这个问题。理事会全体理事国之间以及理事会各理事国与有关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磋商。我国代表团和我们的同事——理事会中的不结盟理事国——采取

同一步调曾充分参与了使今天的决议成为可能的谈判。凡愿意客观地承认现实的人一定会发现，目前的这份原文含有若干重要的条文，这些条文最初曾出现在理事会中不结盟理事国所草拟的非正式工作文件中。当然这份原文并没有包括不结盟国家所拟草案中一切重要的要素。但是很清楚的，我们所通过的这个决议是一个属于安理会的决议，而不是一个属于不结盟国家的文件。

我或许应补充一句，在理事会或联合国其他论坛中，这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不结盟运动的努力未能得到完全的不折不扣的成功。当然免不了会从这个或那个方面产生困难。可是，希望任何国家或一批国家在一个具有象我们这个组织这样繁杂的组织里要甚么就有甚么，这在事实上是可能的么？不过，纵然存在着这种困难，我们从来没有让它们给吓倒了，而不敢再推动根据我们集体的或独立的判断认为可以充分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些倡导性的措施。我可再补充一下，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认定，在达成和平的目标方面不论我们——单独地或集体——能够作出甚么样的贡献，我们都可不必硬要把我们自己的方式强加于别人。

同一考虑指导了我们在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问题中所担任的角色。当审议塞浦路斯政府所提出的申诉和参与历次曲折反复的私下磋商时，我国代表团最重要的考虑自始至终一直就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终止目前塞浦路斯危机的方法。如我在二月二十七日在理事会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终止这个危机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迅速而审慎地执行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支持的联大第3212(XXIX)号决议。我很高兴的指出，目前的这份决议肯定了我的这个观点。

象曾参加过我们会议程序的差不多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我们对两族间会谈的中断以及导致这种中断的情势表示严重的关切。那时我们也和我们现在一样，认为这些会谈必须马上恢复，以及创造有利于恢复这些会谈所不可或缺的气氛。简单地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看法，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我们所通过的这份决议明确地反映了这个新看法。执行部分中的第五段和第六段具体地说明了这个看法。

我们希望——诚然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秘书长有了这个新的重要任命为利器，可把有关各方聚在谈判桌旁，在他的相机主持之下，加上有关各方给予的合作我们或可打破目前的僵局，打开一条通向和平与正义的新道路。我国代表团向所有有关方面庄严呼吁，于秘书长推行他新的重要使命时给予充分的合作，这样，我们将可通过严格地履行及尊重塞岛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而获致我们大家都愿见其在塞浦路斯彻底实现的和平与正义。

在我二月二十七日理事会的声明中，我曾表示我国政府支持拟定一个日程表的想法，联大第3212(XXIX)号决议应按这个日程表加以实施。我们所通过的这份决议并未具体地谈到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注意到秘书长被要求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随时提出进度报告，又理事会无论如何会于三个月之内收到秘书长关于执行365(1974)号决议和目前这份决议的报告，稍感满意。我们认为这是对这个问题采取了积极的看法，因为它反映了安理会决心要密切注视执行其决议的情形。

稍早时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冗长的磋商和谈判的产物。我们得以参与促成这个产物的过程，感到满意。所以，这个决议代表一种妥协——据我看来是在目前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最佳妥协——任何人——不论在理事中或在理事会之外——对此都不应感到奇怪。我国代表团本来希望有一份较明确地、没有不必要暧昧语句的草案。我们本来希望其中某些条文在措词上能够更强硬些。此外，如果在促进和推动有关各方间的谈判方面对秘书长所担任的角色能够安排得更明确具体些，我们当然也会感到更为高兴。

然而我们无时无刻不牢记着务必要照顾到所有有关各方的合法立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归根结底，谈判的成败最后完全有赖于两族对彼此可以作出多大程度的合作和了解，以及有赖于所有有关各方能给予秘书长多大程度的合作。考虑了这些因素，我国代表团相信理事会所通过的这个决议代表着联合国，特别是理事会，为促进塞浦路斯的和平、正义与了解所作的努力向前跨了重要的一大步。因此，坦桑尼亚代表团支持通过这个决议。

我愿指出，在磋商过程中曾有人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想法。关于在甚么样的体制之中来采取恢复两族间会谈的新主动措施，我国代表团在和其他国家代表团协调之下，也得到一些具体的意见。其中有许多提议我们并没有坚持，这是为了替目前这一个妥协办法留出地步。作为理事会中一个不结盟的理事国，我国代表团当然保留重新提出某些建议的权利，如果情况有此必要的话。

在结束我的声明时，我不能不对曾分别担任过我们主席的哥斯达黎加外长以及他们的常驻代表，在取得我们刚通过的决议方面所担任的重要角色，表示敬意。主席的沉着、主动和魄力确曾使理事会的理事国，甚至当情势显得——说得温和些——颇令人感到沮丧时，也仍能果断而乐观地来进行它们的磋商活动。

我还愿就我们的秘书长在安理会审议这个问题期间自始至终所作的辛勤不懈的努力正式表示我们最深的感激。他亲自全力参与了寻求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念，相信在他的指导下，有关方面之间的会谈一旦恢复之后，必可具备一个有利于获致成功的宝贵资本。

最后，我愿和我的理事会同僚一道向安理会上个月的主席，中国的黄华大使表示他应得的敬意。

札哈维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本来不打算要求发言的。我们事实上曾促请理事会其他理事国避免发言来说明他们的投票，因为理事会所采纳的这个决议草案并未经过投票表决。这不是我国代表团头一次想把发表声明的数量减至最低限度。但显然地，我们至今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并未见效。

我国代表团在就目前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辩论中是最后发言的国家之一，直到上个星期，我们才对这个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所以，我可就我们审议这个问题的结果简单地表示下列的意见。

作为理事会中不结盟集团的一个理事国，我国代表团曾以善意和全力寻求可以促进恢复有关方面之间谈判的正确方式。我们可以考虑一切实际而可行的建议，并设法把它们归入一个可以达成预期成果的工作文件——如有必要时，也可作为决议草案。除其他事情之外，我们还愿考虑成立一个团体——不一定是一个不结盟团体，某些理事国似乎那么相信而是一个为了实现斡旋任务的团体，如果有关各方同意成立这种团体会有益并会得到有关各方合作的话。可是后来因为显然可见在现阶段成立这个团体时机尚未成熟，我们就打消了这个主意。

此后，我国代表团准备再次和不结盟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国一道与理事会中的其他理事国共同合作，以找到一条打破僵局的道路。不论局外的人会怎么想，不结盟集团继续以善意并不顾一切压力按照它们单独的或共同的判断来尽可能寻求最佳的方式。

我们希望目前的这个决议将对改进塞浦路斯的情势真正作出贡献，并将减轻塞岛人民所受的痛苦。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向你们国家的外交部长表示我们的欢迎之意。现在趁我还未结束我的声明，我愿赞扬你自己对在我们议定今天由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之前进行艰难磋商的活动所作的杰出贡献。

主席：在发言人名单中列名的理事会各理事国都已先后对理事会讲了话，现在我愿以哥斯达黎加代表的身份发表声明。

随着安理会通过这个决议草案，理事会已把一个在公开的会议和私下磋商中几个星期来占用了理事会各理事国大部分时间的问题审议完毕。理事会的这一行动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机构在与东地中海一个小国动荡不安的命运有关的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表现出的关切。

虽然事实上联合国一直处理着甚至在塞浦路斯获得独立之前就摇撼这个国家的

一系列痛苦事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我们曾有机会减缓存在于定居塞岛的土希两族间的冲突。 遗憾的是，由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初所发生的事件，这段时期被打断了。 从那时起，我国代表团把相当多的注意力花在处理折磨塞浦路斯的悲惨事件上面。

我们在理事会的立场，使我们可以宣扬我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始终和哥斯达黎加人民的感情以及他们的代表在国际上所尊行的行为相一致。

我们一再肯定了我们和整个塞浦路斯人民团结一致，反对任何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企图。 战争为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如生命的损失，因战争行动而变成残废、抛乡离井流落在外、以及制造了成千上万的难民，而他们的人类基本生存问题尚未获得解决，对于这一切我们感到无限的困恼。

但是，我国代表团除了再度肯定塞浦路斯真纯的民族价值，表达我们对他们居民所受痛苦的关切之外，同时还作为始终不变的行为准则，支持在安理会范围内为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所作的任何努力，其出发点为理事会所同意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尊重塞浦路斯人民的主权。

因此，我们认为基本上塞浦路斯各方必须靠自己来解决它们的分歧。

使塞岛获得独立的法律条文，含有由其他国家担任保证国的规定，这是一个事实。 此外，我们无法避免令其中的两个国家——希腊和土耳其——对自一九七四年七月起破坏塞浦路斯极不稳定的和平状态的原因，就其主要部分承担某种责任，这也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

我国代表团遵守一切呼吁，它们都要求外国不以干涉去阻止国际社会希望靠直接通过定居塞岛两族间的谈判来实现的各种可能安排。 一当一九七四年七月间所爆发的动乱列入记录时，安理会就努力要确实做到使冲突双方间谈判会和实施停火及自塞岛撤离所有外国军队一道开始进行，这样，两族自己就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地位达成协议。

理事会的决议得到联大一致的支持，它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所通过的第3212 (XXIX) 决议中正式确认了那些程序的正当性。

会谈的中断起因于片面地宣告成立塞浦路斯土族塞人联合邦的宣言，于是这件事再度由其中一方的主动交由安理会来处理。

虽然土族塞人一方声明它的这种行动意思并不是要危害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对未来谈判的最后结果事先作出判断，但事实是对稳定情势毫无助益的有关各方间的辩论在理事会已进行了三个星期之久。

对于安理会为了设法搞出可以兼顾有关各方利益的决议案文所作出的巨大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可以完全作证。虽然理事会并未能尽如有关各方所期，但经过耐心的磋商之后，理事会草拟了一份案文，其最大目的在于在使这个组织的秘书长承担更活跃角色的新的程序体制之下来加强谈判活动。我们在这个时候必须承认，为了对塞浦路斯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秘书长的兴致一直很高工作也一直很辛劳。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现在所通过的这份决议草案，确信秘书长新的斡旋使命将会导致塞浦路斯各方在举行谈判的新体制之下来规划他们国家的命运。

国际社会相信这个新机会将使旧的仇怨冰释，并将为新的塞浦路斯带来曙光。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就安理会各理事国为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法西奥先生在哥斯达黎加轮值这个月份的理事会主席期间出席了其中第一个星期的会议所说的褒美之词，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如三月五日外交部长在他自己的声明中所说的一样，他亲自出席指导这些辩论，是表示哥斯达黎加对理事会主席一职，特别对那时正在讨论中的和我们现在终于作出决议的塞浦路斯问题是如何的重视。

此外，我还愿就理事会各理事国对我的过誉表示感激。我很荣幸地能够主持联合国中这个重要机构的会议。

主席：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安全理事会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会议开得特别困难和长久；会议已持续了三个多星期。在持久与沉闷的协商过程中，安理会理事曾面临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是合理，合逻辑的，有些却是不大合理，合逻辑的。

会议和协商一连由三位主席主持过，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记录。我想向他们三位以及秘书长致意；秘书长从秘书处的第三十八楼，对塞浦路斯问题比任何其他人都做了更多的工作。

我们赞赏中国常驻代表的完全客观态度，哥斯达黎加外长法西奥先生阁下对国际职责的尽忠和人道主义的态度，以及主席先生本人的耐心和才干。

我国政府特别感激贵国外长专程前来纽约亲自主持会议的不寻常举动。

经过三星期来在会议桌上各抒己见之后，如果我现在要替本国政府对刚通过的决议表达意见，我将十分简短只说我们毫无困难接受该项决议内的一切内容。虽然如此，我们对没有提到的事情深表遗憾。安理会以它的智慧，却决定了就这样已足够取得塞浦路斯问题的进展和最后的解决办法。我们惟有希望这个想法是对的。就希腊政府而论，它会尽其所能来证明安理会对的。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杰利克先生请求让他再次发言。根据安理会在第1804次会议上按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所作向杰利克先生发出邀请的决定，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向安理会发言。

杰利克先生：主席先生，我请求让我发言，以表达土族塞人一方对刚通过的决议的看法。我在这样做以前，想先向主席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表示感激安理会作出的艰巨努力和贡献；这些努力和贡献终于导致了本决议的通过。

我们又深深的赞赏和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黄华大使阁下，在你本人之前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哥斯达黎加外长法西奥先生阁下，以及秘书长，感谢他们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宝贵贡献。

我不再赘述本决议的每一段。可是第一段序言提到所谓塞浦路斯政府；我们不承认这个政府，而且这个政府根本不存在。单是这一点引语已足以使我们不能够接受决议。两族组成的国家内的冲突一方怎么可以来到正好是讨论冲突问题的安全理事会，自称是塞浦路斯全国的政府，又自称代表我们土族塞人社区——冲突的另一方？这是矛盾的，似是而非的，不符现实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希族塞人政府说成是塞浦路斯政府的决议。虽然如此，我想再一次确认我们仍然忠于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同时我们觉得本决议所包括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可以接受的。有鉴于此，并为了尊重安全理事会起见，我们预备而且愿意在双方经秘书长斡旋而取得互相同意的新程序下，与希族塞人社区继续谈判。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谈判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塞浦路斯共和国创造一个新的宪法基础；这个新基础将替塞岛带来和平与繁荣。

关于会谈的新地点应当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提议，我要说明，对土族塞人一方来说，由于实际上和政治上的理由，尼科西亚是最合适的会谈地点。然而，因为一切的新程序和方法均得给双方谈判与同意，这个问题亦将在上述范畴内处理和解决。

主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向安理会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各位，你们以共同意见方式一致通过了一件决议，一方面措辞明确，词句工整，另一方面又显得目的崇高，实在值得赞扬。然而我恐怕你们已把找寻解决办法的责任转交了秘书长；依我看来，在你们没有替他建立一个适当机构以便获得实际效果前，不应当让他一人独挑重担。

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认为我对你们的一番努力加以批评是不公平的。可是由我的一点点经验看来，我一定要指出，你们的一番努力如果不是延误塞浦路斯的人民困苦的话，至少可能拖长他们的困苦，不管他们是那一族或政治信仰怎样。

我的确诚恳地希望我的意见不会被误解，然而，我一定要对你们坦白说话。经过三星期的深入审议工作和不断的协商，你们制定了一个措辞稳当的文件，可是这个文件不能满足塞浦路斯人民对真正和平的渴望，也不能减少他们对将来可能爆发种族事件或政治冲突的恐惧。

我深信安理会的北约组织成员国的代表竭力在有关各方排解主要的分歧，无疑这些北约组织的代表每人都是依照他本国政府的指示行事。可是由于制订政策者的意见各有不同，我怀疑这些指示是否配合得当。因此，你们委曲求全，制定了一个共同意见；不管这个共同意见字面上装成怎样的和谐，事实上它粗腔横调，因而反映出北约组织成员的各理事国没有决心要找出一个裨益塞浦路斯人民的彻底解决办法。

当然，我们并不期望安理会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然而今天通过的决议可以比作一床五彩缤纷的棉被，人人都往上补缀自己的一块；然而被单太单薄了，以致不能给塞浦路斯人民带来温暖，而把他们丢掉不管。

这些都是事实。我为什么这样激动呢？因为人民在吃苦。我不替我们的政府担心，因为政府更迭交替，我曾到处看到这种事不足为奇。我关心的是人民；如果我们遵照“领袖是人民的仆人”这句古老格言的话，我们就应当关心人民。

那些实际上缝制棉被的人对安理会内的小国代表的意见是听而不闻的；然而这些小国的代表还是同意用共同意见方式一致通过的决议，因为他们一定终于相信棉被虽单薄，总比没有一点遮盖的好。这些都是事实，难道还要自欺欺人吗？

决议起码造成了一个共同意见，挽回安理会的面子。我本人过去一向大声反对否决，今天却对它有点留恋；因为如果有否决的话，我们至少知道我们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可是在安理会以外没有人受了骗，说实在话，在安理会之内也没有人受了骗；更骗不了所有的塞浦路斯人民和其它直接有关方面。

难道我们要在联合国内随波逐流，敷衍了事，使自己成为世界人民的笑柄吗？我们一定不可忘掉，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不信任我们的组织了。不，我们决不能

让联合国在冲突与不和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以免有一天在无意或无目的之中触礁毁灭。这就是国联的命运；理由很简单，而且这个理由今天仍然适用：国联的成员只为了它们狭窄的国家利益服务。

这是训话这是讲道吗？不，这是警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个僵局？

我们要承认，虽然据我所知希腊和土耳其都是北约组织的忠实成员，然而，北约组织的成员——与问题有关的其中两国是北约的成员——至此为止仍不能拼凑出一个完满的解决办法。有什么其它可供选择的办法呢？苏联代表提出一项提议。我相信提议的一部分是说，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应当设法挽救局面。其他人并不同意他的提议，这个我不觉得奇怪。我是客观讲话，这不是新的情况。的确，正如有一句陈腐的习语所说，我们十之八九同意各持己见。

让我们更深入分析一下局势。为什么北约成员国不能排解分歧？因为在他们各自政府里制订政策的人象国联的代表一样，只为了他们狭窄的国家利益服务，而没有适当尊重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在二十年代晚期和三十年代，我因职务关系曾经观察过他们。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摆脱困境呢？

现在离六月十五日只有三个月。一九七五年已过去三个月，然而一九七五年却似乎是昨天才开始的。塞浦路斯人民，希族出身也好，土族出身也好，将会对我们作何感想？三个月将一瞬即逝。你们为什么要在——如我刚才所说的——没有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或者用我们这儿的术语说，给予秘书长一个明确的职权范围之前，把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推给敬爱的秘书长呢？你们在这项决议草案里让全部问题吊在空中浮动不定——这是用专门名词来讲。

甚至我们的中国同事和兄弟黄华大使也说，除了同意决议案文外他没有其它的选举办法；因为案文提到大会决议第3212(XXIX)号。他并且以一个负责任政府的代表身分说，“如果当地的人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远在中国的我们难道可以用遥远控制方法来解决问题吗？”因此，你们不能责难黄大使；你们也不能责难马立克大使；但这并不是说我要责难其他人，虽然他们确实负有特别责任，尤其是英国

更负有特别责任。我深信不单是理查德大使作出了努力，他的助手也曾作出努力；我们的好朋友斯卡利大使和他的助手都曾作出努力。我们不应当漏掉其他人，如法国代表和意大利代表便是。然而他们一无所获。经过在这儿三星期的审议工作，难道我们这样一无所获就算了事吗？上周末我没有离开这儿；我看到安理会理事象织工般穿梭来往议事厅，可是没有织出什么东西来，没有线，也没有布。

大概你们全都想去吃晚餐了。我们在这儿的人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塞浦路斯人民正在受苦。我们是政府代表，是我们各自的国家当政者的对外代表。我觉得我们应当找专家帮助秘书长，不是古典的专家（我不是用音乐术语来讲），也不是外交事务机关的迂腐专家，而是地中海专家，塞浦路斯专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当中不为政治左右的专家。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只要各国政府有意志，事事皆成；没有意志，即一事无成。我们要请求这样的专家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帮助秘书长执行你们在文件里委托给他的任务。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我的第二点是试图制订一个我称之为“塞浦路斯中立化”的公约；这个公约不单要由直接有关各方签字，也要由在该地区的一切国家和主要大国签字。为了使公约有效起见，它得在联合国注册，以便杜绝幕后牵线人。

当我第一次发言时，我向安理会叙述了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背景，显示了自一八七八年的柏林会议以来，人们怎么样在幕后牵线。现在剧中人物已变，然而仍有人在幕后牵线。我不清楚英国今天在幕后牵线的程度。根据苏黎世公约，英国人有责任在那边，所以他们今天仍有基地在那边。可是现在是谁在幕后牵线呢？是谁在观察那些在幕后牵线的人，以便他们也许能够牵一两根线呢？我不想指名道姓。指名道姓有什么用处呢？只会令人难堪；他们就坐在我周围，不管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怎样，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你们可不可以给秘书长一个职权范围，以便他可以和我在第一点提到的专家一道探讨制订一个塞浦路斯中立化公约计划的可能性；这个公约由曾经在塞浦路斯有

特别利益，而且或许仍然在该地区有战略上或其它利益的主要大国签字。我们亚洲人民是不会受骗的。塞浦路斯是西亚的一部分。你们再也不能随意摆布我们的命运了。不是说我们各国政府，我们不掌握这个权力，我们权力很弱，人民会推翻我们，推翻一切政府。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既然我有发言权，我必须提出一个警告，因为这是“与题无关的”。我相信有人说过，而且报纸刊登了这样的话：“如果中东的某些人——你们都知道这是指谁——不规矩而想扼杀我们的话，我们是有计划的。”这个警告刊登在美国杂志之一的哈波斯月刊上。那里的各国政府可能无力抵抗，然而，这个大国的每一点利益都会被亚非人民毁灭掉。他们也会摧毁政府。如果我是政府之一而且他们摧毁了我的政府，我会这样说：“谢天谢地，我会为人民而死。”所以，你们大国不要玩火——因为塞浦路斯是“火”的一部分。

你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瓦解了奥图曼帝国。你们的帝国现在跑到那儿去了？它们都完蛋了。任何沉迷于权力而没有象旧帝国同样型式的新帝国的人，都会摇动倒塌下来。因此，不要以为你们兴建或崇拜帝国者摇动倒塌下来我们就会高兴；我们不单只是自己顾自己，我们也替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属下的人民难过；因为他们会象我们一样付出沉重的代价。

最后一点我要重复一下我上次结束讲话前向希腊和土耳其弟兄作出的呼吁。在联合国没有采取什么其它行动之前，请不要过于强硬。你们在安理会既冷静又沉着的对待这个问题，为此我一定要向你们祝贺。你们的行动就象两个意见不合的兄弟一样。我从来不能在你们脸上找到丝毫的仇恨表情，这点是值得赞扬的。这点使我觉得应当这样说。因此，请你们互相投以这个良好的态度，这个和好的关系，因为你们不是各成一方，而是各成几方的。

有了这些建议，不管它们得到施行也好，搁在一边也好，我希望在三个月内见到和平重临整个塞岛，见到和好终于在希腊和土耳其兄弟间取得胜利。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请求让他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在发言人名单上，我注意到有土耳其代表的名字，他曾请求安理会让他最后一个发言。当他看见发言人名单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名字之后时，他撤消了他的名字；显而易见：他一心要在最后发言。我觉得要求在最后发言似乎是一个土耳其习惯。可是这次我会让他一次；因为谁最后发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道出为拯救塞浦路斯所需的道理来。

二十日以前，我和我国代表团来到安全理事会，为我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而焦急——确实，为我国的生死存亡而焦急。土耳其代表要我们相信：没有理由要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没有理由需要一项决议；土耳其人一方采取的专断和片面行动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形势；在40,000土耳其占领军的压力下，在200,000名一贫如洗的难民的压力下以及在土耳其人一心要强使别人接受他们的解决办法这种压力下，我们应当重新谈判。对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来说，安理会这些冗长的审议工作是一段令我们焦虑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与我国的存亡有关。

我们相信形势已到了一个地步，非采取紧急措施不能保护塞浦路斯的独立生存。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已清楚地表示我们认为必需的措施，然而安全理事会并没有采纳这些措施。安理事本着它的智慧，通过了一些我们认为效力不够的措施。我们接受安全理事会的智慧。然而我们得指出，由于安全理事会急于要采取折衷办法，急于要采取面面周到的措施，可能损害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真正生存。我们希望，我们衷心祷告，我们这个看法或许证明是错误的。

可是与此同时，我们想强调地指出，如果这些在你们经过冗长审议和力图面面周到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后来表明不足的话，安全理事会要承担可能随之而来的更大责任。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独立受到摧毁，安全理事会要全部负起责任。

现在我们愿意遵照已在这里达成的共同意见，但我们绝不相信已采取的措施能够有效地保护或足以保护塞浦路斯的独立。这些措施有一些要点，我们当然不会忽略它们。虽然土耳其代表在此力图证明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并不存在——象我解释

过的，他只不过是想要把塞浦路斯变成有两个自治社区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国际地位，因而等于宣判塞浦路斯独立的死刑——不管他怎样费尽心力，我们很高兴见到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清楚地声明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是存在的，而且安理会坚持对它的承认。

我们同样很高兴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不管有人力言没有理由要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然而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共同意见却认为，规定外国军队由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撤出及遣返难民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并没有得到实施。

我们更加高兴的注意到秘书长已被委托一个责任，在一定的时间内，就实施第 3212 (XXIX) 号决议所作出的进展或将作出的进展，向安全理事会具报。虽然这样，我们仍然担心我国的安全，独立以及它的生死存亡。

虽然如此。我们的同意是要积极进行。本着这个积极精神，我在这儿宣布，正式的宣布，为了自由谈判来取得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我们一定与秘书长合作，根据新程序作出努力，来给予谈判一个新的冲劲和动力。

根据草拟及后来通过的决议措辞来看，我们相信秘书长的责任现在更大了。他直接介入问题里头。他有责任指导和参与谈判；因为对我们来说，如果这样的直接介入象一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也要以遥远控制来进行，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相信，由他亲自出席会谈和主持会谈是谈判的必需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为我们各人非常重视的努力，通过各方自由同意的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提供一个新的原动力。

我说过我不会在最后发言。我本来也应当附带说明我不会讲得太长的，因为这次的审议工作的确足够彻底和令人精疲力竭的。不管成果怎样——我已经说明，就保全塞浦路斯独立的具体措施而论，我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管这一切，我想向所有的安全理事会理事表达我诚恳的感谢；感谢他们留心倾听了塞浦路斯问题，感谢他们很多长时间的审议工作。我亦想向所有那些干练主持了审议工作的人表示谢意。

辩论已结束，然而这只是就通过了决议而论，因此我特别高兴见到安全理事会在决议最后一段强调“决定继续积极受理该事项”。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长期监视塞浦路斯形势。我相信在他达成塞浦路斯问题解决的努力上，秘书长会得到土耳其代表和土耳其政府的同等合作。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比较喜欢在最后发言，因为我想在表示我国政府的意见前，先倾听两族代表的意见。我们已听过杰利克先生发言，自然也要听克莱里季斯先生发言。我认为迁就对方是一种礼貌的表示。所有熟悉安全理事会辩论的人都知道，当我的对手是占有塞人席位的罗斯迪斯大使时，我根本无法在最后发言。所以，要在最后发言并不是我个人的习惯。我再说一遍，这只是为了表示礼貌。

安理会已听到了他们怎样的对待这个礼貌的表示。安理会亦听到了他们的语气和作风。这都反映希族塞人，希族塞人领袖和希族塞人报章的语气和作风。虽然如此，我们仍希望能够与他们谈判。

我本来的意思是想就从我国政府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政策来看认为重要的发表几点评论。这都是我必须说明的，如果主席先生准许的话；但我会非常简略地讲。

在漫长的三个星期内，对于“塞浦路斯政府”这个题目已发表了很多意见。土耳其政府的观点仍然是，塞浦路斯政府在过去有过政府，而且应当竭尽所能在将来建立一个塞浦路斯政府。我了解而且相信这是两族间谈判的目标之一。

就现有提到塞浦路斯政府的决议来说，正如我较早曾经说过，是不能令土耳其接受的。

我国政府把现有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看作是本机构成员重新向有关各方作出呼吁，要各方通过谈判的唯一合理途径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人一方随时预备与秘书长举行讨论。安理会已请求他从事一项新的斡旋任务，通过经有关各方接受

的最合适的方法与途径，来帮助谈判的恢复和进展。

在长久的辩论和非正式协商期间，我们已对可以视为是一系列成功谈判开端的形式，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看法。

虽然英国代表作出了呼吁，如蒙主席先生允许的话，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我对决议案文的理解多少与其法文本有出入；法文本的执行部分第六段提到“已经商定的新程序”。在参与了谈判的各阶段后，我相信秘书长的下一步应当是务使“有待商定的新程序”得到商定。

我们亦就会谈地点问题公开发表了意见。目前一言以蔽之，我们仍然坚持这些意见。仍然坚持一再向秘书长本人和草拟各项条款的理事解释过的意见；这是当他们还有足够时候和我们协商时发生的。我不必重复这些意见；然而我想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邦代表的杰利克先生已指出他们作为谈判者一方的选择。除了希族塞人代表外，我想还没有任何人已达到这个阶段。

我们随时预备并且愿意就执行部分第六段所提及的其它事项向秘书长提供我们的所有意见。我一定要强调，土耳其政府充分信任他以利他寻找一个双方同意的谈判基础的任务。

最后，我想向主席先生，并通过你向你的前任中国常驻代表和贵国的外交部长以及成员国的所有代表表示钦佩；你们以无比的耐心和谅解，为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勤奋和有效的工作。

我现在要以法文对我的毛里塔尼亚同事讲几句话。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一定要答谢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刚才表示过的友好感情，两国的文化与历史关系鼓舞了这种友好感情；摩克塔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去年来我国的访问给了这种关系新的力量；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衷心珍惜这种关系。

主席：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本来很不愿意在土耳其同事之后最后发言；然而我一定要评论一下土耳其代表所说的话。

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在发言前先听一听争端双方有什么话要说比较好。我要提醒奥尔查伊大使，就他身为一个占领外国领土的国家代表而论，他在整个审议过程中是主要的争端一方。

主席：土耳其代表请求让他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虽然我也十分不愿意要在我的希腊同事之后发言，我要指出，他断称土耳其军队占领塞浦路斯；因此我被迫提醒安理会注意，我在过去常常说过，十五年来塞浦路斯一直处于长期被占领的状态；就我所知，这种状态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被谁占领？被坐在会议桌另一边那位同事本国的军队占领。

主席：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要解决土耳其代表和希腊代表有关谁占领塞浦路斯的争端，最容易的办法也许是撤退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军队。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当第3212(XXIX)号决议的所有条款得到实施时，土耳其一定会忠于条款的。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

向凯思林·伯纳姆夫人致悼意

主席：在散会前，我很惋惜地通知安全理事会，联合国高级口译员凯思林·伯纳姆夫人已于今天突然逝世。多年来，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及其他出席安理会会议人士常常借助伯纳姆夫人由西班牙语或法语发言翻成的清楚正确的英语口译文。我深信我可以代表安理会各理事请求秘书处向死者家属转达我们的悼意。

会议在晚上七时二十五分结束。